

中 | 华 | 经 | 典 | 名 | 著
全本全注全译丛书

吕氏春秋

陆玖 译注

【下】



中華書局

中华
经典
名著
全本全注全译丛书

陆玖 译注

吕氏春秋 下

中华书局



审分览第五

审 分

【题解】

本篇主要论述君主必须审正君臣的名分。审正君臣的名分，是国家大治的必要手段。君主不该“好治人官之事”，审分正名才是驾驭臣下的关键。“按其实而审其名，以求其情；听其言而察其类，无使放悖”，这就是审分正名的方法。本篇在内容上与《正名》篇是相互阐发的。

本览八篇，论述的都是为君之道，强调的是“虚君”思想。同时，也比较集中地吸收了法、术、势三派的学说。

一曰：

凡人主必审分^①，然后治可以至，奸伪邪辟之涂可以息^②，恶气苛疾无自至^③。夫治身与治国，一理之术也。今以众地者^④，公作则迟，有所匿其力也；分地则速，无所匿迟也。主亦有地，臣主同地，则臣有所匿其邪矣^⑤，主无所避其累矣^⑥。

【注释】

①分(fèn)：名分，职分。

②涂：途径。这个意义后来写作“途”。

③苛疾：恶疾，重病。无自：无从。

④地：用如动词，耕种土地。

⑤邪：私。

⑥累：负累。

【译文】

第一：

凡是君主，一定要明察君臣的职分，然后国家的安定才可以实现，奸诈邪僻的渠道才可以堵塞，浊气恶疾才无法出现。修养自身与治理国家，其方法道理是一样的。现在用许多人耕种土地，共同耕作就缓慢，这是因为人们有办法藏匿自己的力气；分开耕作就迅速，这是因为人们无法藏匿力气，无法缓慢耕作。君主治理国家也像种地一样，臣子和君主共同治理，臣子就有办法藏匿自己的阴私，君主就无法避开负累了。

凡为善难，任善易^①。奚以知之？人与骥俱走，则人不胜骥矣；居于车上而任骥，则骥不胜人矣。人主好治人官之事，则是与骥俱走也，必多所不及矣。夫人主亦有居车^②，无去车，则众善皆尽力竭能矣，谄谀诋贼巧佞之人无所窜其奸矣^③，坚穷廉直忠敦之士毕竟劝骋骛矣^④。人主之车，所以乘物也。察乘物之理，则四极可有^⑤。不知乘物，而自怙恃，夺其智能^⑥，多其教诏，而好自以^⑦，若此则百官恫扰，少长相越，万邪并起，权威分移，不可以卒，不可以教，此亡国之风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任善：任用善人，即任用做善事的人。

②居车：居于车上。下句“去车”指离开车，即下车。

③诘(bì)：邪僻。窞：藏匿。

④坚：刚强。穷：当为“睿”字之误(依刘师培说)。睿，睿智，明智。

劝：勉励，鼓励。骋骛：奔跑，这里是竭力效劳的意思。

⑤四极：四方边远之地。

⑥夺：当作“奋”(依陈昌齐、王念孙说)。奋：矜恃，矜夸。

⑦自以：自用，指凭自己的主观意图行事。

【译文】

凡是亲自去做善事就困难，任用别人做善事就容易。凭什么知道是这样？人与千里马一块跑，那么人不能胜过千里马；人坐在车上驾驭千里马，那么千里马就不能胜过人了。君主喜欢处理官吏职权范围内的事，这就是与千里马一块跑啊，必定远远赶不上。君主也必须像驾车的人一样坐在车上，不要离开车子，那么所有做善事的人就都会尽心竭力了，阿谀奉承、邪恶奸巧的人就无法藏匿其奸了，刚强睿智、忠诚淳朴的人就会争相努力去奔走效劳了。君主的车子，是用来载物的。明察了载物的道理，那么四方边远之地都可以占有；不懂得载物的道理，仗恃自己的能力，夸耀自己的才智，教令下得很多，好凭自己的意图行事，这样，各级官吏就都恐惧骚乱，长幼失序，各种邪恶一起出现，权威分散下移，不可以善终，不可以施教，这是亡国的风气啊。

王良之所以使马者^①，约审之以控其辔^②，而四马莫敢不尽力。有道之主，其所以使群臣者亦有辔。其辔何如？正名审分，是治之辔已。故按其实而审其名，以求其情；听其言而察其类，无使放悖。夫名多不当其实，而事多不当其用者，故人主不可以不审名分也。不审名分，是恶壅而愈塞也。壅塞之任，不在臣下，在于人主。尧、舜之臣不独义^③，

汤、禹之臣不独忠，得其数也^④；桀、纣之臣不独鄙，幽、厉之臣不独辟，失其理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王良：春秋时晋国善于驾马的人。

②约：简要。控：控制，操纵。辔(pèi)：马缰绳。

③尧、舜之臣不独义：尧、舜的臣子不全都仁义。

④得其数：驾驭得法的意思。数，术。

【译文】

王良驾马的方法是，明察驾马的要领，握住马缰绳，因而四匹马没有敢不用尽力气的。有道术的君主，他驾驭臣子们也有“缰绳”。那“缰绳”是什么？辨正名称，明察职分，这就是治理臣子们的“缰绳”。所以，依照实际审察名称，以便求得真情，听其言论而考察其所行之事，不要让它们放纵悖逆。名称有很多不符合实际，所行之事有很多不切合实用的，所以君主不可不辨明名分。不辨明名分，这就是厌恶壅闭反而更加阻塞啊。阻塞的责任，不在臣子，在于君主。尧、舜的臣子并不全仁义，汤、禹的臣子并不全忠诚，他们能称王天下，是因为驾驭臣子得法啊；桀、纣的臣子并不全都鄙陋，幽王、厉王的臣子并不全邪僻，他们亡国丧身，是因为驾驭臣子不得法啊。

今有人于此，求牛则名马，求马则名牛，所求必不得矣，而因用威怒，有司必诽怨矣^①，牛马必扰乱矣。百官，众有司也；万物，群牛马也。不正其名，不分其职，而数用刑罚，乱莫大焉。夫说以智通，而实以过愧^②；誉以高贤，而充以卑下；赞以洁白，而随以污德；任以公法，而处以贪枉；用以勇敢，而堙以罢怯^③。此五者，皆以牛为马、以马为牛，名不正

也。故名不正，则人主忧劳勤苦，而官职烦乱悖逆矣。国之亡也，名之伤也，从此生矣。白之顾益黑^④，求之愈不得者，其此义邪！

【注释】

①有司：古代官府分曹理事，职有专司，所以把主管其事的官吏叫“有司”。

②过愧(mán)：过，当作“遇”。遇通“愚”(依王念孙说)。愧，迷惑。

③堙(yīn)：堵塞，充塞。罢：通“疲”。

④顾：反。

【译文】

假如有这样一个人，想找牛却呼马的名字，想找马却呼牛的名字，那么他所找的一定不能得到，而他却因此生气发威风，主管人员一定会怨恨他，牛马一定会受到扰乱。百官就如同众多的主管人员一样，万物就如同众多的牛马一样。不辨正他们的名称，不区别他们的职分，却频繁地使用刑罚，惑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称道一个人明智通达，实际上这人却愚蠢糊涂；称赞一个人高尚贤德，实际上这人却很卑下；赞誉一个人品德高洁，这人紧跟着表露的却是污秽品德；委任一个人掌公法，这人做起事来却贪赃枉法；由于表面勇敢任用一个人，而他内心却疲弱怯懦。这五种情况，都是以牛为马、以马为牛，都是名分不正啊。所以，名分不正，君主就忧愁劳苦，百官就混乱悖逆了。国家被灭亡，名声受损害，就由此产生出来了。想让它白，反倒更加黑了，想得到，却越发不能得到，大概都是这个道理吧！

故至治之务，在于正名。名正则人主不忧劳矣，不忧劳则不伤其耳目之主。问而不诏，知而不为，和而不矜，成而

不处，止者不行，行者不止，因形而任之，不制于物，无肯为使，清静以公，神通乎六合^①，德耀乎海外，意观乎无穷，誉流乎无止。此之谓定性于大湫^②，命之曰无有^③。故得道忘人，乃大得人也^④，夫其非道也？知德忘知，乃大得知也，夫其非德也？至知不几，静乃明几也^⑤，夫其不明也？大明不小事，假乃理事也^⑥，夫其不假也？莫人不能^⑦，全乃备能也，夫其不全也？是故于全乎去能，于假乎去事，于知乎去几，所知者妙矣。若此则能顺其天，意气得游乎寂寞之宇矣，形性得安乎自然之所矣。全乎万物而不宰^⑧，泽被天下而莫知其所自姓，虽不备五者^⑨，其好之者是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六合：指上、下、四方。下句的“海外”指四海之外。“六合”与“海外”都是极言其广大。

②性：命。大湫(qiū)：大窞，大的空洞。湫，空洞，这里指深邃幽微之处。

③无有：无形，这里指“道”而言。“道”无形，故曰“无有”。

④“故得”二句：得至道则能无为，无为则能忘人。无为而能治，人皆仰慕，则能大得人。

⑤几：机警，机敏。

⑥假：大。

⑦莫人：当为“真人”(依俞樾说)，修真得道之人。

⑧宰：主宰。

⑨五者：指上文所说的“得道忘人”、“知德忘知”、“至知不几”、“大明不小事”、“莫人不能”等五种情况。

【译文】

所以国家大治需要做的事情，在于辨正名分。名分辨正了，那么君主就没有忧愁劳苦了，没有忧愁劳苦，就不会损伤耳目的天性了。多询问，却不专断地下指示。虽然知道怎样做，却不亲自去做。能和谐万物，却不自夸。事情做成了，却不居功。静止的东西不让它运动，运动的东西不让它静止。依照事物的特点加以使用，不为外物制约，不被外物役使。清静而公正，精神流传到天地四方，品德照耀到四海之外，思想永远不衰，美名流传不止。这就叫做把性命寄托在深邃幽远之处，命名为无形。所以，得道之人能忘掉别人，这样就非常得人心，那怎么能不算有道呢？知道自己有德，不在乎让人知道，这样就更能为人所知，那怎么能不算有德呢？非常有德的人外表不机敏，安然处之，机敏就会显露出来，那怎么能不算聪明呢？特别贤明的人不做小事，大事才去做，那怎么能不算伟大呢？修真得道的人无所不能，但人们全都归附他，于是就无所不能了，那怎么能不算完美之人呢？因此，有了众人效力就无需事事都能做，做了大事就无需做小事，被人了解了就无需外表机敏，这样，所知道的就很微妙了。像这样，就能顺应天性，意气就可以在空廓寂静的宇宙中遨游了，形体就可以在自然的境界里获得安适了。包容万物却不去主宰，恩泽覆盖天下却没有谁知道从哪里开始的。这样，即使不具备上面说的五种情况，也可以说是爱好这些了。



君 守

【题解】

本篇旨在论述君主所当执守的根本——清静无为，集中体现了“虚君”的思想。善于作君主的，不担当任何职务，不作任何具体的事情，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臣下的才智，否则就要招致尊卑颠倒、国家危亡的后果。

文章批判了“博闻”、“强识”之士，“坚白”、“无厚”之说，宣扬了老子的思想。

二曰：

得道者必静，静者无知，知乃无知^①，可以言君道也。故曰中欲不出谓之扃^②，外欲不入谓之闭。既扃而又闭，天之用密^③。有准不以平，有绳不以正，天之大静。既静而又宁，可以为天下正^④。

【注释】

①乃：若。

②扃(jiōng)：关锁，关闭。

③天：指天性。密：宁静。

④正：主。

【译文】

第二：

得道的人一定清静，清静的人什么都不知道，知道就像不知道一样，这样就可以跟他谈论当君主的原则了。所以说，内心的欲望不显露出来叫做封锁，外面的欲望不进入内心叫做关闭。既封锁又关闭，天性由此得以宁静。有水准仪不用它测平，有墨绳不用它测直，天性因此非常清静。既清静又安宁，就可以当天下的主宰了。

身以盛心，心以盛智，智乎深藏，而实莫得窥乎！《鸿范》曰^①：“惟天阴骘下民^②。”阴之者，所以发之也^③。故曰不出于户而知天下，不窥于牖而知天道。其出弥远者，其知弥少。故博闻之人、强识之士阙矣^④，事耳目、深思虑之务败矣，坚白之察、无厚之辩外矣^⑤。不出者，所以出之也；不为者，所以为之也。此之谓以阳召阴、以阴召阳^⑥。东海之极，水至而反；夏热之下，化而为寒。故曰天无形^⑦，而万物以成；至精无象^⑧，而万物以化；大圣无事，而千官尽能。此乃谓不教之教，无言之诏。

【注释】

①《鸿范》：《尚书》里的一篇。

②阴：通“荫”，覆蔽，庇护。骘(zhì)：安定。

③发之：使之发，即使人民繁衍生息。

④识(zhì)：记，记忆。阙：缺，亏损。

⑤“坚白”二句：“坚白”和“无厚”都是春秋战国时期名家名辩的

论题。

⑥“以阳”二句：当作“以阳召阴，以阴召阳”（依李宝注说）。相反相成、无为而治之意。

⑦“故曰”句：“天”上当有“昊”（hào）字（依王念孙说）。昊天，即天。昊，元气博大的样子。

⑧象：当作“为”（依王念孙说）。

【译文】

身体是用来保藏心的，心是用来保藏智慧的。智慧被深深保藏着，因而实情就不能窥见啦！《鸿范》上说：“只有上天庇护人民并让人民安定。”庇护人民，是为了让人民繁衍生息。所以说，不出门就能知道天下事，不从窗户向外望就能知道天的运行规律。那些出去越远的人，他们知道的就越少。所以，见闻广博、记忆力强的，他们的智慧就欠缺了；致力于耳聪目明、深思熟虑的，他们的智慧就毁坏了；考察“坚白”、论辩“无厚”的，他们的智慧就丢弃了。不出门，正是为了达到出门的效果；不做事，正是为了实现做事的目的。这就叫做用阴气召来阳气、用阳气召来阴气。东海那样远，水流到那里还会回来；过了夏天的炎热以后，就会渐渐变得寒冷。所以说，广漠的上天虽没有形象，可是万物靠了它能生成；最精微的元气虽没有作为，可是万物靠了它能化育；非常圣明的人虽不做事，可是却让所有官吏都把才能使出来。这就叫做不进行教化的教化，不使用言语的诏告。

故有以知君之狂也，以其言之当也；有以知君之惑也，以其言之得也^①。君也者，以无当为当，以无得为得者也。当与得不在于君，而在于臣。故善为君者无识^②，其次无事。有识则有不备矣，有事则有不恢矣^③。不备不恢，此官之所以疑，而邪之所从来也。今之为车者，数官然后成^④。夫国

岂特为车哉？众智众能之所持也，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车也^⑤。

【注释】

①“故有”四句：以上几句意思又见《任数》篇，表现的都是“君道无知无为”的思想。

②识：通“职”，官职。

③恢：周备，全面。

④数官然后成：古代做车，轮、舆、辕、轴等分别由不同部门去做，所以这里说“数官然后成”。官，官署。

⑤方：方法。“车”字当为衍文（依王念孙说）。

【译文】

所以，有办法知道君主狂妄，那就是根据他的言语恰当；有办法知道君主昏惑，那就是根据他的言语得体。所谓君主，就是以不求恰当为恰当、以不求得体为得体的人啊。恰当与得体不属于君主的范围，而属于臣子的范围。所以善于当君主的人不担当任何官职，其次是不做具体的事情。担当官职就会有不能完备的情况，做具体事情就会有不能周全的情况。不完备不周全，这是官吏之所以产生疑惑、邪僻之所以出现的原因。现在制造车子的，要经过许多有关部门然后才能造成。治理国家岂只像造车子的啊！国家是靠众人的智慧和才能来维护的，不可以用一件事情一种方法使它安定下来。

夫一能应万，无方而出之务者^①，唯有道者能之。鲁鄙人遗宋元王闭^②，元王号令于国，有巧者皆来解闭。人莫之能解。兒说之弟子请往解之^③，乃能解其一，不能解其一，且曰：“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，固不可解也。”问之鲁鄙人，鄙人

曰：“然，固不可解也，我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。今不为而知其不可解也，是巧于我。”故如兒说之弟子者，以“不解”解之也^④。郑大师文终日鼓瑟而兴^⑤，再拜其瑟前曰：“我效于子^⑥，效于不穷也。”故若大师文者，以其兽者先之，所以中之也^⑦。

【注释】

- ①“无方”句：即无方而务出之，指没有方法却能做成事情。
- ②鄙人：鄙野之人，即边远地区的人。宋元王：即宋元公，名佐，公元前531年—前517年在位。闭：连环结，套在一起的两个绳结。
- ③兒(ní)说：宋国的善辩之人。
- ④“以不”句：意思是说，结本不可解，指出其不可解，也就是解决“不解”了绳结的问题。
- ⑤大(tài)师：古代乐官官职名。这个意义后来写作“太师”。文：大师之名。
- ⑥效：用，这里是学习的意思。
- ⑦“以其”二句：这两句颇费解，姑依李宝沅说做如下解释：以兽为喻，乃是取其无知之意。太师文学习鼓瑟，先使其心如兽一样冥然无知，顺应瑟的自然规律，因而能掌握鼓瑟的规律。

【译文】

能以不变应万变、不用任何方法却能做成事情的，只有有道之人才可能这样。有个鲁国边鄙地区的人送给宋元王一个连环结，宋元王在国内传下号令，让灵巧的人都来解绳结。没有人能解开。兒说的学生请求去解绳结，只能解开其中的一个，不能解开另一个，并且说：“不是可以解开而我不能解开，这个绳结本来就不能解开。”向鲁国边鄙地区的人询问一下，他说：“是的，这个绳结本来不能解开，我打的这连环结，因

而知道它不能解开。现在这人没有打这连环结，却知道它不能解开，这人比我巧啊。”所以像兒说的学生这样的人，是用“不可以解开”的回答解决了绳结的问题。郑国的太师文弹瑟弹了一整天，而后站起来。在瑟前拜了两拜说：“我学习你，学习你的音律变化无穷。”所以像太师文这样的人，先让自己的心如兽类一样冥然无知，所以才能掌握弹瑟的规律。

故思虑自心伤也^①，智差自亡也^②，奋能自殃^③，其有处自狂也^④。故至神逍遥倏忽^⑤，而不见其容；至圣变习移俗，而莫知其所从；离世别群，而无不同^⑥；君民孤寡，而不可障壅。此则奸邪之情得，而险陂谗慝谄谀巧佞之人无由入^⑦。凡奸邪险陂之人，必有因也。何因哉？因主之为。人主好以己为，则守职者舍职而阿主之为矣^⑧。阿主之为，有过则主无以责之，则人主日侵^⑨，而人臣日得。是宜动者静，宜静者动也。尊之为卑，卑之为尊，从此生矣。此国之所以衰，而敌之所以攻之者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“故思”句：“心”字当为衍文（依陈昌齐说）。

②智差：智巧。差，巧诈。

③“奋能”句：“自殃”下当脱“也”字（依俞樾说）。

④有处：指有职位。处，居。

⑤倏(shū)忽：转瞬之间，形容时间短暂。

⑥同：和。

⑦陂(bì)：也作“谲”，邪佞，不正。

⑧阿：曲从，迎合。

⑨侵：侵夺，这里是受损害的意思。

【译文】

所以，思虑就会使自己受到损伤，智巧就会使自己遭到灭亡，逞能就会使自己遭遇祸殃，任职就会使自己变得狂妄。所以神妙至极就能逍遥自得，转瞬即逝，但人们却看不到它的形体；圣明至极就能移风易俗，但人们却不知道是跟随着什么改变的；超群出世，却没有不和谐的；治理人民，称孤道寡，却不受阻塞壅闭。这样，奸邪的实情就能了解，阴险邪僻、善进谗言、阿谀奉承、机巧虚诈之人就无法靠近了。凡是奸邪险恶的人，一定要有所凭借。凭借什么呢？就是凭借君主的亲自做事。君主喜欢亲自做事，那么担当官职的人就会放弃自己的职责去曲从君主所做的事了。曲从君主所做的事，有了过错，君主也就无法责备他，这样，君主就会一天天受损害，臣子就会一天天得志。这样就是该行动的却静止，该静止的却行动。尊贵的变为卑下的，卑下的变为尊贵的，这种现象就由此产生了。这就是国家所以衰弱、敌国所以进犯的原因啊。

奚仲作车^①，苍颉作书^②，后稷作稼^③，皋陶作刑^④，昆吾作陶^⑤，夏桀作城^⑥。此六人者，所作当矣，然而非主道者。故曰作者忧^⑦，因者平。惟彼君道，得命之情，故任天下而不强^⑧，此之谓全人^⑨。

【注释】

①奚仲：传说中车的创造者，黄帝之后，任姓，为夏朝车正（掌管车的官员）。

②苍颉(jié)：又作“仓颉”，旧传为黄帝的史官，汉字的创造者。

③后稷：名弃，周的始祖。“后”是“君”的意思，“稷”本是主管农业

的官。尧任命弃为稷，周人于是称之为“后稷”。

④皋陶(gāoyáo):相传为东夷族首领，曾被舜任为掌管刑法的官。

⑤昆吾:己姓，善于制造陶器。

⑥鯀(gǔn):也作“鯨”(gǔn)，传说中远古部落首领，禹之父，曾奉尧命治水，采用筑堤防的办法，九年未治平，被舜杀死。这里说他作城，当是古代传闻。

⑦忧:当作“扰”(依王念孙说)。扰:纷乱。

⑧强(qiǎng):勉强，费力。

⑨全人:全德之人。

【译文】

奚仲创造了车子，苍颉创造了文字，后稷发明了种庄稼，皋陶制定了刑法，昆吾创造了陶器，夏鯀发明了筑城。这六个人，他们所创造的东西都是适宜的，然而却不是君主所应做的。所以说，创造的人忙乱，靠别人创造的人平静。只有掌握了当君主的原则，才能了解性命的真情，所以驾驭天下而不感到费力，这样的人就叫做完人。